

奉

南大

威新中學公教圖書

THE CATHOLIC LIBRARY  
SACRED HEART MIDDLE SCHOOL



T. 47

此書由 啟  
中 穆  
現由本圖書館負責保管

咸新中學公教圖書藏書

THE CATHOLIC LIBRARY  
SACRED HEART MIDDLE SCHOOL



No 880-5

4100 11-34

聖體軍小叢書發刊旨趣

現在誰也知道公教出版界應當致力於兒童讀物。事實上，它曾呈與偏畸地刊行，同樣地不夠介紹公教全部基本智識。我們深信一部五、六百冊完整的公教學生文庫是必要的。不過這件事，決非倉卒間得以完成。

為此先在編校範圍內，編輯一部包括：經史、聖傳、神修、聖召、理論、指導、小說、劇本、詩歌等各類的小叢書——為聖體軍、儘竭綽餘的應用，為教中一般學生，也很可暫作唯一的文庫呢。

這是我們編輯聖體軍小叢書的旨趣。

# 目次

## 序

便宜的交易	1
奉獻	7
一張耶穌聖心像	17
復活	27
若望的勝利	35
育育的春假	43
四十小時	51

日爾納的初領聖體

59

聖召

71

克服了爸爸

89

正誤表



## 序

親愛的小朋友們！二年前，在《聯合刊》上，我們已經認識了，但是，掣電般的二年光陰過去，不知愛讀《聯合刊》的新小朋友，添了幾許？

就在這二年前，當吾編輯《聯合刊》時，一有空閒，就譯些法文小說，譯後，擱在一邊，漸漸忘記了。今年，《聖體軍小叢書》，忽然又繼續出版了。吾爲答謝小朋友們愛戴「聯合刊」的誠意，並爲補充《小叢書》的本數；就想把吾翻譯的整理一番，獻給諸位小朋友們。但是在吾雜亂的書箱中，找尋了好久，原稿竟然不翼而飛。不得已，只好尋原文。可笑，原文也零零碎碎，張張都脫落了。理後一算，只有半本。吾就以吾回憶所得，還照

着未曾遺失的原文，用了一主日，纔把它譯完，寫完，造完，

小朋友們！吾認承的：辭句上的洋化；譯文的不信，不雅，不達；還有許多文法上的差誤！

譯者于蘇州一九三四，七，八日





# 奉獻

## 便宜的交易

喬治是一個不滿十二歲的小孩子，是一個聖體軍人，是一個耶穌的小宗徒，近幾天來，他非常不快活；因為有幾個學生，放了晚學，聚在人家牆腳下看小說。這本不道德的書，是一個最大的學生偷拿來的。——他雖然長得大，到底不是個好東西，自然不是聖體軍人；他對於小學生們，是沒有好感情的。喬治慣常聽見他說粗話，他是已經失了天真的青年！

獻

奉

一天晚上，喬治偶然走到看小說的一羣學生中去；果然他們都張大着眼睛，津津有味地念那本很危險的書。

「你們在看什麼？」喬治大聲地問他們說。

立刻一個很長的俏皮地答說：「要你管什麼？奸細！」

「奸細麼？」喬治不免有些發怒了；因為他從來沒有在長輩前說過同學們的壞話；「奸細麼？」他心裏想着：「我永遠不願做奸細！這一次，我也一定不去告訴神父；我要自己拿到親自這本書，而且燒去它！」

\*

\*

\*

幾天後，大家在散心場上打彈珠；喬治是不愧為彈珠好手，打起來總是百發百中的；不多時，袋內，已裝滿了贏來的彈珠。

他有了好彈珠，總是珍藏着的；所以他有許多美麗的頭等彈珠，有十幾粒瑪瑙彈珠，還有他大哥給他的三粒頭號大彈珠。

忽而，他想起了那本書；他想今夜一定要有一個同學在臥室內偷看的，呀！好危險！他想到那裏不禁站了起來，規規矩矩地向衆人說：「朋友們，你們那本書是危險的，請你們快些給我，讓我把牠燒去罷！」

「哈哈！」幾個壞傢伙笑着說：「你要書麼？容易得很，只要拿東西來換好了！」

「什麼東西？」喬治急急地問着。

「你那一滿袋彈珠。」一個最大最壞的說。

「還有你的瑪瑙彈珠。」第二個加一句說。

第三個再加一個條件說：「還有三粒出名的大彈珠。」

喬治默然不聲，愛珠如命的喬治？或許是給那些條件嚇呆了麼？同學們都望着他等他回答；但喬治的心中正在戰爭。

「給他們麼？……代價太貴了，減去些罷！……不，那書太危險了，我一定要燒去它的！」

一分鐘後，喬治因着小耶穌的幫助，得到最後的勝利。他立刻拿出所有的彈珠都給他們說：「你們要求的條件，我一一都可以答應；不過你們先要把書給我。」於是一面交書，一面交珠。他們拿了彈珠去分了，但沒有一個敢因着這次交易的便宜而笑的；因為他們覺得這事太奇怪了！——幾粒瑪瑙彈珠，三粒大彈珠，還有幾十粒頭等彈珠，換了一本書去燒？

喬治呢，他獨自拿着書回家去了。

★

★

★

在花園的一只角裏，他拾了幾根枯枝，堆起來，點上了火，默默地將那本出了重價換來的書投了進去；不多時，那害人的東西變了灰，隨着晚風飛去了。

在天堂上，救世主耶穌，喜歡地向那小聖體軍人微笑



## 奉獻

類思：十二歲的小孩（聖體軍人）

若望：十一歲的小孩（非聖體軍人）

若望：「喂！類思！我找了你好一早晨，你在甚麼地方？」

類思：「今天早晨是我們聖體軍開會呀！」

若望：「瞻禮五也開會麼？」

類思：「是的，不過早上。」

若望：「你們在那裏做些什麼？」

類思：「講起來很長呢？而且你或許不喜歡聽的。」

若望：「不，不，你講好了。」

類思：「那麼，我就講了：今天早上我們行了奉獻。」

若望：「甚麼叫做奉獻？」

類思：「奉獻就是念一段經……」

若望：「所以，聖體軍開會，不過念念經。」

類思：「不差，但不是尋常的經文……你早上祈禱的時候念什麼經？」

若望：「我念一遍信經，以後在天亞物等等……」

類思：「我也如此，不過多加一遍奉獻誦。」

若望：「那樣念法的？」

類思：「耶穌聖心，我因瑪利亞無玷之心，將我今日祈禱事功

「神形困苦全獻於爾；用補我等愆尤，成爾諸凡意願；並  
爲本月內，托會友代禱之要需。」



若望：「念了有甚麼用處？」

類思：「念了這遍經後，一舉一動都變成祈禱了；從床上起來，就是祈禱；戴上小帽子，就是祈禱；到課堂裏去，又是祈禱；背生書，也是祈禱。踢皮球，也是祈禱，跑路，也是祈禱，睡覺，也是祈禱，做夢，也是祈禱……隨便做什麼，都是祈禱。」

若望：「這是很便宜的，是麼？」

類思：「自然！但是爲得到這便宜，在靈魂上不宜有大罪；因爲有了大罪，就不是天主的朋友了。假使沒有大罪，一切所做的都有功勞的。」

若望：「甚麼叫做功勞？」

類思：「功勞麼？牠就是貴重得像金子一般的東西，就是我們爲

了自己，並爲他人所要掙求的。」

若望：「我更喜歡爲我自己掙。」

類思：「人家都知道你不是聖體軍。……你祈禱的時候，對耶穌說什麼？」

若望：「我說：耶穌呀！求你賞賜我長得大些，……賞賜我踢球踢得好，……賞賜我將來做個大工程師。……」

類思：「這不對；因爲你的祈求，太自私自利了；……我們聖體軍人，該常常想着別人；我們爲一衆人祈求，使他們都認識耶穌。所以我們爲他們天天獻功誦，並且很熱心的念着：『並爲本月內托會友代禱之要需。』一句；……噢！巧了！恰好本月的祈禱總意，是爲佛郎買松人們……你或者已知道了麼？法郎買松人們是那樣的？」

若望：「是的，我早已知道他們。」

類思：「是那樣的？」

若望：「他們是一種野蠻人，而且在胸脯上都印着一個三角。」

類思：「一些不差；但，他們也是聖教會的仇敵，他們不許神父傳教，所以，我們聖體軍人，正要求天主賞賜他們回頭改過。」

若望：「你想他們會改過麼？」

類思：「自然囉！前幾天，那邊的一個傳教神父，寫信給我們聖體軍說：『有一個佛郎買松人，到他那裏來，並且拿他一切所有的東西，都送給神父；以後，他又很熱心地辦了一個神工。』」

若望：「呀！那是甚麼一回事呀？」

類思：「沒有甚麼希奇，不過因為我們聖體軍人好好地念了獻功誦……但是，還有外教人呢，你知道麼？」

若望：「怎麼不知道呢？他們都是下地獄的傢伙。」

類思：「是呀！但是我給你說：在世界上，不知有幾千萬那樣的  
人喇！」

若望：「喔唷！唷……這樣多麼？」

類思：「所以教皇想起了那事，難過得流淚呢？」

若望：「爲什麼？」

類思：「因為教皇很愛他們；願意他們也能升天堂，所以我們聖體軍人念獻功誦的時候，也要想着爲外教人進教。」

若望：「你想他們會進教麼？」

類思：「爲什麼不能？前幾天印度的傳教神父，有封信給我們聖

體軍——你知道麼？印度就是出大象和椰子的地方——他說：『有一天我在椰子樹下散步，一面念着日課經，忽然我想向左轉灣，』不，後來我向右轉了灣；恰好，那邊有個誠實的外教人，我就給他講聖教要理，他聽得很高興，不多時就領洗了。』

若望：『但是，奇了，是誰叫他向右轉的呢？』

類思：『那一定是護守天神了！』

若望：『爲甚麼護守天神那樣做呢？』

類思：『因爲我們聖體軍好好地念了獻功誦。』

若望：『這遍經的効力好大呀！』

類思：『你相信了麼？那末，這很容易的，明天早晨你也念就是了。』

若望：「請你再教我一下。」

類思：「耶穌聖心，我因瑪利亞無玷之心，將我今日祈禱事功，神形困苦全獻於爾；用補我等愆尤，成爾諸凡意願；並爲本月內，托會友代禱之要需。念時，還要想着爲外教人祈求。」

若望：「太長了，我記不了那許多。」

類思：「那也好，神父給我說過：如果有人不會念長的，可以教他念句誦句：『耶穌聖心，我將今日全獻於爾。』」

若望：「真的，果然好念得多了，不過請你再教我一遍，我一定會念了。」

類思：「耶穌聖心，我將今日全獻於爾！」

若望：「耶穌聖心，我將今日全獻於爾！」



賴思：「好極了，你明天早晨就可以念了！」

若望：「賴思你想我也可以進聖體軍麼？」

賴思：「那更好了，只要你有志氣，我想神父要收你的，下次開

會時，我領你一同去好麼？」

若望：「很好。」

賴思：「那末，現在我們去散心罷！」

敬

奉

---



## 一張耶穌聖心像

伽滿神父做完了彌撒，又聽了許多教友的告解，並且給小孩子們上了一個聖學課，就匆匆地回到他房裏去了。

他靠着寫字臺坐下，他抖顫的手，在一個舊信封的空白處，擬寫明天要講的道理綱目……忽然，篤，篤，篤，三下很響的敲門聲，使他吃了一驚。忙的他，還有人來打擾！他想拒絕這位拜望者；但是終于很自然地說了一聲：「進來！」

房門開得很慢，門開處，進來了一個人，棕色亂髮，是本會口內獨一無二的；一望而知：是個常聽他講聖學課的少年——不，還是稱他小孩吧！因為他祇有十三歲，並且還沒有初領聖體。

「是你麼？路加。」神父好似有些兒討厭；因為他從清晨至今，工作了六小時，未曾歇過。但是責任心勝過一切，他又顯出不怕煩惱的笑容，加問一句說：「又有什麼事了？」

「沒有什麼！」路加答着。說後，胆小地他垂着頭，一雙手還在褲袋裏蠕動。

「一些沒有麼？至少一定有一些的，快快老實說給我聽？別怕呀！」神父覺得光陰非常寶貴；除了做彌撒以外，沒有一件事可以慢些的。

「神父，那末是爲領聖體的事。」

「你的初領聖體麼？快要到了，我想你很喜歡的呢！」

「是的，神父，但是還要……」

「還要什麼？」

「還要領……」

「放心吧，你初領聖體後，每月隨便那一個主日上，自有一次領聖體的。」

「是的，神父，但是還要領一次。」

「還要多領一次？爲什麼？」

「爲了這張聖像」他很快地從褲袋裏拿出一冊教理詳解，翻出了一張夾在裏面的耶穌聖心像，指着背面的文字給神父看。

神父念了：「凡連着九個月首瞻禮六恭領聖體的，余大發仁慈，賞賜他臨終時領全聖事，決不負着重罪而死。」

神父知道他的意思，發出誠懇而似乎帶着驚奇的聲調：「所以，你想每個首瞻禮六領聖體麼？」

「是的，神父，因爲這樣可以容易些升天堂了。」

「很好；但是還要多做些小犧牲，好麼？」  
孩子點了一點頭。忽然神父想起一件事，就向路加說：「你母親不說什麼？」

「她很喜歡，因為這是我自己願意這樣的。」

「真的麼？」

孩子又點了一點頭。

「所以，我更不能阻止你，好孩子，我允許你了，去罷！」  
神父看着他出去了。

在勞苦的老人心上加了一個渴望，他巴不得希望天下的一衆小孩們，都愛慕聖體；因為他們的靈魂是潔白的，誠實的，更能安慰吾主的聖心。

\*

\*

\*

現在，介紹給讀者一個滿地荊棘的荒野佈景，時間是在首瞻禮五的晚上。

孤立於山峽上的草屋裏，正忙着預備明天的瞻禮；神工架子的四週，圍立着無數信友，神父也不斷地念赦罪經。

在馬達伽斯伽 *Madagascar* (註1)也和法國差不多，總是離堂最遠的教友先到，他們都是走了三十多里路來的。

山峽下面的小路，漸漸地被火炬照得很亮，遠望去：好像一條發光的火蛇圍着山腰，婦人們背了肥胖的小孩子，她們的丈夫肩着行李和乾糧；因為今晚來了，到明晚纔能回去。

到晚上十一點鐘，告解聽完了，神父纔隨便吃了些夜飯，躺在椅上休息一下。

次晨兩點鐘，繁星滿佈天空，報曉的雄雞還沒有啼，神工架

子四週已聚着許多人，神父又在聽告解了。

七點鐘，教友愈來愈多，小小的聖堂早已擠滿，極力地讓出一個空位，排起一座祭台，預備舉行彌撒；遲到的教友都站在堂外芭蕉樹下，翹首舉踵不時向堂內探望。

送聖體了，在祭台前，大家又讓出一個空位；許多頂着白布的頭（註二）都領受了吾主耶穌。

十點鐘，玫瑰經也念完了，但是神父還不能休息，一羣保守的，等着他去考道理；傳教先生們還要報告他們一月內的成績；還有許多人要討聖牌，也有婚配的，要他降福，還沒有完哩！婦人們向他討寒熱藥，因為公公婆婆時常發寒熱，並且也還要一些「虫糖藥」為她們的兒子。

已經一點多鐘了，神父纔能到他房裏去歇一歇，所謂午飯不

過一個粗麵包，一只蛋，和一碟馬鈴薯而已。

晚上五點鐘，諸事了結，神父就躺在椅上休息一下，不滿一刻，房門上又重叩了兩下。

「誰？」

「你的學生伯多祿臘克脫。」

神父就想起伯多祿今天沒有到堂。

「你幾時來的，方才你在什麼地方？」

於是伯多祿說明一切：

「昨天我上村子去，遇見基特——我的好朋友——他生了重病，給父母驅逐了，他很飢餓，很可憐……」

誠實天真的少年不再說下去了，因為他該不該張揚自己做的好事。

「我知道了。」神父接着說：「你已設法救了他，所以來不及到這裏來，很好，你的善功比望彌撒領聖體更好；現在你要什麼？」

「我要行告解。」

「很好，明天我還給你送聖體，爲補首瞻禮六的聖體。」

「明天補麼？爲什麼不是今天？」

「甚麼？伯多祿，直到現在你還守着空心齋麼？」

「是的，神父，昨晚守起的。」

★

★

★

當作聖堂的草屋中，伯多祿跪在祭台前，領到了他久候的主  
人，現在，他正在謝聖體。



默默地跪在那青年後面的，正是神父自己，他忘了一天的辛苦，忘了一切一切。他想起二十年前，有一個孩子，——就是他自己——叫路加的，拿着一張耶穌聖心像，定志要在每個首瞻禮六領聖體。當時伽滿神父允許了他。……想不到現在在自己，也看着一位斐州少年堅決地領了首瞻禮六的聖體，正似伽滿神父看見他自己一般！他抖慄的手從日記簿裏拿出那張耶穌聖心像——二十年前的紀念物——親望着，不忍釋手，他的心熔化了！

「好耶穌，二十年來你不離開我，教我成功神父，教我到這碩大的海島，傳揚你聖心的愛火……現在，伯多祿守了二十點鐘空齋，爲領你的聖體，你聖心中覺得有些安慰麼？」

他重複着伽滿神父的心願說：「孩子們的心是潔白的，誠實的，更能安慰吾主聖心。」



註一

馬達加斯加是斐洲東邊的一個大島，屬於法國

註二

馬達加斯加土人，都把白巾裹在頭上當作帽子

## 復活

燈燭輝煌，信友熙攘；好耶穌降到我們心中時，總有一番說不出的盛況。

若納是時常領聖體的，她現在兩手掩着臉，正在嘗試神糧的甘怡；她不能不想着這件要緊的事：她的爸爸，——爲她是一個和果子露一般甜的爸爸——不知道他到復活瞻禮能够領一次聖體麼？

我要告訴親愛的讀者們：若納的爸爸，並不是完全沒有信德的冷淡教友；封齋瞻禮，他還進堂擦聖灰哩！有時候，主日上，他也肯同若納一起去望彌撒。但是，說起告解，領聖體，過復活瞻禮，他已不做多年了！他竟然不知道告解時那樣說法纔好，所

以他至今還徬徨着，雖然他少年時候的同學，都從遠地寄信來勸他改過，他依然如此。

小若納倒也很會利用她玲瓏的口舌，常笑嘻嘻地當面說她爸爸不對；她也知道捉蒼蠅要用蜜，不是用黃蓮的。果然，她天生是溫柔的和順的，她每句的勸諫和警告，好像一枝一枝的火箭，輕輕地射入她父親的冰冷的心中；但是，並不刺傷他。

後來，她換了一個方法，她不再多說了。她祇努力做給爸爸看，如何是一個好教友的生活，一個聖體軍人的生活。

不差，我還沒有說過若納是個聖體軍人哩！

若納是本會口女聖體軍隊長。

親愛的讀者們，不要以為這是無關緊要的，且聽吾慢慢說給你們聽：

當若納在許多工人住宅中的街道上散步的時候，看見許多未受教育的小孩子，都沒有初領聖體，而且更不懂得什麼是聖體；她就引他們去學道理，設問答，；後來他們都初領聖體了；但是她更大的志願：是要使這一羣小潑皮，都變成耶穌的小宗徒——就是要他們都加入聖體軍。果然，不多時後，她的志願成功了。

他們中不會念經的，她教給他們；只知道頑皮的，她教給他們做小克己，又教他們常常領聖體；因此，這些昏暗的靈魂，被她做成了愛天主的靈魂，潔白的有聖寵的靈魂，不容易墮陷魔誘的靈魂。

★

★

★

若納依舊兩手掩着臉，默想着；忽然來了一個主意：

「假使我請那些聖體軍人們，特地爲吾的爸爸，多念些經，多做些小克己，多領幾次聖體，或者他……」

她深信聖體軍的能力，她也好幾回試驗過的了；所以就決定這樣辦，那些小聖體軍人也就開始一同工作。

★

★

★

八天之後，恰好是望復活瞻禮。這是吃完了飯，在飯間裏發生的事；若納早已覺得她父親近幾天有些變了，他好像胸中懷着一種壓制不住的愉快；但是表面上若納一些不表示什麼；到他父親自己再也禁不住了：

「你知道麼？若納，我明天要同你去望八點鐘彌撒……」

「很好，爸爸！」

樣……

「而且，我還要和你一同領聖體哩！」

「一同領聖體麼？」若納快活地叫着。

「不差，我今天見過本堂神父，辦了神工……」

「爸爸，你真是有福氣的！」

「但是，這個福分，你知道是誰給我們的？」

「是好天主，爸爸，他是無限仁慈的！」

「一定的，但是或許也有些是若納給我的！是麼？……」

若納不作聲了，爸爸就接着說：

「你想你的祈禱不會發生効力麼？……還有你的好行為，好表

樣……」

「爸爸，那真是一些小事。」

爸爸好像不聽見一樣，只是向下說去：

「你的好行為，好表樣，如修飾素樸，不愛時髦。當時你不是還愛我不合理的反抗麼？又一切動人的熱心工作，當時我還設法阻止的呢。」

「不，爸爸，你說差了；……這福分是從……」

她跑進房間裡去，又很快跑了回來，手中拿着許多小紙條。

「你知道我多次給你說過的聖體軍麼？」

「噢！一班活潑的小孩！」

「聽好，這就是他們為爸爸回頭而做的！」

類思八歲——我在課堂內要說話，我克住了，為一個先生好

好地過復活瞻禮。」

亞納十二歲——我把我的「可可糖」給了一個窮小孩吃，為

一個靈魂回頭。」



亞弗十一歲——我很想在上課時吃糖，我沒有吃，爲做一個小克己。》

爸爸擦了擦眼……她又接下去念：

爸爸……我頭痛，但是忍耐着，爲一個可憐的靈魂。》

爸爸……早上很冷，我快快起身去領聖體，爲使一個靈魂歸向耶穌。》

「够了！够了！」爸爸叫着，眼紅了，濕了，「够了，吾的若納，我很慚愧，她們竟待我這樣好！」

「他們常常喜歡這樣做。」

「所以，應當怎樣謝謝她們呢？」

「明天，吾去報告她們的勝利。」

「不够，應當使她們知道我的感恩心。」

「我給她們說你很感激。」

「或者，買些糖果送給她們。」

「也好，但是還有個很好的禮物，你可以給她們。」

「那個？」

「就是下主日你再領一次聖體。」

以後，若納的爸爸，果然每主日同若納跪在聖體欄杆前領受他的主宰。



## 苦望的勝利

放晚學的時候到了，一羣大小不齊的學生，潮水似的從校門內湧出來；狹小的馬路給他們擠滿了。一陣腳步聲，吶喊聲，諠笑聲，直鬧得雞犬不寧；幸而村上車馬不多；不然，村長還要下一道：『四下半至五下不准行車』的禁令哩。

這『學生潮』，不久便向四方退去了，冷靜的小村，於是重復入睡。

★

★

★

獻

奉

挾着書包，伸長了脖子的若望，在幾家小商店門前徘徊着。忽然他停了脚步……來了一個主意：原來是在商酌他姑母昨天給

他的二十法郎的用法——「假使我把牠買一本小說？……一本好的小說，像小山羊（外國兒童故事）一般的。」

他踏進了書店，買客到還不少，好生意！

他任意地選擇，每一本書到他手中的時候，必有一番劇烈的自薦；用牠們的裝璜圖畫和題目，好像叫喊着：「買了我吧！」

★

★

★

「買了我吧！」一本冒險小說喊着。  
若望願意讀一讀牠的小引。

標題是：《南美洲遊記》，下面簡短地寫着：

「作者是一個英國人，深入南美腹地；遇着土番，三次被他們捉拿住；又看見許多奇獸，十二次遇着獅子，幾幾乎被牠們吃

下；還有許多光怪離陸的東西：巨大的猴子，黑漆似的野人，大寶石，仙草，……不可勝計。看了可以長進見識，增大胆量。……

「倒還不差。」若望下了一句評語；同時旁邊一部偵探小說叫着說：

「你要知道什麼叫做詭詐？買了我吧！我給你講強盜如何犯案，偵探如何破案，還有……」

不巧的很，若望素來不歡喜這個；他覺得牠沒有什麼滋味，便不聽下去了。順手從書架上拿起一本美麗的小書，封面是彩色的，紙張潔白，印刷又清晰。忽然底聲給他說：

「你已經是成人了！因為我看你嘴唇上的汗毛漸漸發黑。你要懂得人生麼？噢！不是沒趣的小孩子生活；是輕快的甜蜜的生活，一種自由浪漫的新生活；請看我這何等精彩的篇目，……買

了我罷！保你不會後悔，而且讀了我充滿着情感的文辭，定能引起你的感覺和說不出的愉快。……」

★

★

★

雖然他已覺得一陣紅血湧上他的臉頰；但他仍緊握着那本小冊子。正在他伸手要從書包裏拿錢的當兒，一本不很精緻的日記簿——他上聖學課時的筆記——恰好從半開着的書包口內滑出。拍的聲，落在地上。

若望立刻想起了一點鐘以前，上聖學課的時候，神父在黑板上寫的兩句詩。那時，他的心靈舉得何等高越，感到何等熱切：在甜蜜的流泉中，蘊藏着無窮的苦衷。

哄騙人類的私慾呀！

你要害我到什麼地步？

接着他想到第二首詩：

天主不喜歡這個心，

因為他充滿了世俗情。

幾時天主要召他，

他還不斷的向後望着。

於是他懂得在兩者之間，——聖詩和小說——永遠是在你死我活的決鬥……將要幫那一個呢？……引人墮落的一個？還是引人向上的  
一個？……黑暗死亡之神？還是光明生活之神……

★

★

★

是了！若望擲去他手中的小說，很慎重地拾起那本日記簿，牠好似高聲地向他歡呼着：

「天主在你心中得勝了！」

果然，好天主已在若望的心中佔了勝利！亞肋路亞！

「好天主得勝了！」若望也說了一聲，從此他很喜歡這個口號，因為他已經懂得了！……他懂得在他肉體中有一個很寶貴的東西，比那最高妙的小說中的描寫還美麗；……一樣很真實活潑的東西，遠遠超出那小說中呆笨的虛像；……一樣超性神體的東西，人人都尊重他，保護他，留心着別給地獄中湧出的泥漿水染污了，這就是他的靈魂！

一個青年教友的靈魂！一個早上領過聖體的靈魂！

★

★

★



那時來了一個伙計，他說：

「買幾本小說看看麼？先生。」

「不，給我一枝鉛筆。」

他拿鉛筆出去了

★

★

★

在他房裏，若望跪着，把他整個的心——那方才冒大險幾乎跌倒的心——感謝救他的好天主。

四週的空氣，分外清靜而幽香；窗外的一小塊青天，也好像慶祝他勝利似的，益是鮮艷。



## 育育的春假

育育和他的妹妹到鄉下去度春假，育育帶了一匹小木馬，妹妹拿了一個洋囡囡。

第一天，他們玩得很起勁；第二天妹妹要玩木馬，育育不，育育不想玩洋囡囡；因為他想自己是個男孩子。但是，因為他是聖體軍人，願意做個小克己，就拿本馬給了妹妹玩。後來，像個大人似的，反叉着手，獨自在宅子後面散步。

在他住宅後面，種着謙遜花和大的蝴蝶花，小的牡丹花。紅的紅得像一點一點鮮血，白的白得像一瓣一瓣雪花，雜着也有些玫瑰花和向日葵。五光十色，真有看不厭的好看！

裏去，把他的工程，放在露德聖母像前。

他正在走着，捧了這個大花球，忽然背後有人喚他：

「早安，小先生！」

原來是伯登，他父親僱用的小牧童。

育育於是停了脚步，轉身過來給他說：

「早安，小孩子。」因為他常聽見爸爸這樣叫伯登的；但是他總覺得伯登的年紀不會比他小的，所以就問他：

「你幾歲了？」

「十一歲。」

「你倒比我大一歲，……但是你初領聖體了沒有？」

「還沒有。」

「我已經初領聖體了，爲什麼你還沒有呢？」

伯登要說，却又不好意思說，臉紅了，畢竟還是老實地說了：

「因爲我不懂要理，所以本堂神父叫我等到明年。」

「明年麼？不，你可以今年初領聖體，你要麼？」

「要的。」

「那末，你要學習要理，你不知道，我倒還明白。如果你要的，我很願意講給你聽。」

育育一些也不肯枉費光陰，放下了手中的花球，坐在路旁的木欄杆上，開始向那小牧童講要理。

樹上的小鳥，也爭先恐後的飛來聽哩！

育育莊嚴的正像個考道理的神父，問着：

「天主是什麼？……有幾個？……包含有幾位？……」  
伯登却張大了嘴，一些也不知道。

「糟了！」育育叫着說：「今天沒有工夫了，明天晚上，你放好了羊，再到這裡來，我要拿本教理詳解好好地給你講。」  
小牧童紅着臉，說不出話來；育育知道他很難爲情，就安慰

他說：

「不要緊的，伯登，明天我給你講了，你就會懂得的，這並不煩難的喲。……我要給本堂神父說：你是個聰敏的孩子。」

伯登笑了，育育拿着花球回家去，伯登也向着羊棧慢慢地走着

\*

\*

\*

第二天的傍晚，育育重複坐在木欄杆上，講他的要理。但是小牧童實在太笨了；每次詳細講解之後，再問問他，他老是俯着頭，一句也回答不出。

育育幾乎失望了，但是仍舊努力地工作。果然一個主日後，伯登也能回答了，而且答的不差。

\*

\*

\*

春假快要完結，伯登也懂得要理了，育育的大工程也從此完成了。但還有一樣：後天，主日上，村中小堂裏就要行初領聖體大禮，伯登已經給神父拒絕了的，育育的意思要他去補考要理；但是他覺得自己太小，不能替他給神父說。因為神父不會相信他的；於是聰明的育育就想請媽媽去說。

育育的媽媽，早已知道了這件事，而且她還像樹上的小鳥一般，天天來聽育育的問題，和伯登的回答。她是偷聽的，坐在大樹後面的椅子上，因為她每天傍晚必要到那裏去散步的。

她近來覺得非常榮耀，因為育育是她的兒子，她也全心感謝天主，賞賜她做一個這樣熱心的小宗徒的母親。

所以她喜喜歡歡地去給本堂神父說了這件事；結果，伯登補考了道理，和別的小孩一同初領聖體。

★

★

★

村中的小堂，滿佈着鮮花，爭艷奪妍，着實美麗，可以說：「整個春天，全在堂裏了！」

伯登已經跪在聖體欄杆上了，育育在他的旁邊，他們很快樂



地歡迎着小耶穌降來。

★

★

★

彷彿彷彿似的，人們看見一個白衣少年，——想來是伯登的護  
守天神——在育耳邊祝賀他說：

一吾的小朋友，你在春假中未嘗忘了聖體軍人的本分，你做  
了很好的小祭獻，把木馬讓給妹妹；親愛的育耳，因為你不忘記  
聖母，給她採了一個大花球，她——聖體軍的皇后——要降福你；另  
外，親愛的育耳，因為你盡了宗徒的職分，犧牲遊戲的時刻，廢  
了無數的口舌，無數的精神，心思，——引導一個不幸的孩子到耶  
穌跟前去。耶穌基利斯多，聖體軍的大元帥，你的好朋友，要降  
福你，保護你，酬謝你。——



## 四十小時

在一個鄉村的小堂裡，正舉行四十小時顯供聖體大禮。

大約是午後五點鐘麼？黑暗侵佔了聖堂的全部份，祇有彌撒間內孤獨的聖體發光，兩旁燃着許多長臘燭，呈出慘淡的輝煌。

不，聖體並不算絕對孤獨，祭台右邊的跪凳上，跪着一位神父，一位熱心的神父，兩手捧着頭，深沉地默禱。

他在回憶今天的事；他願意知道今天來拜聖體的人數。呀！不知道有幾個人肯犧牲五分鐘工夫，來此朝拜耶穌！他記得只有十個，因為無論誰到聖堂裡來，他都看見的。

他雖然再番的算，終不能再多一個。無疑的，祇有十個，所

以，在全村教友中，只有六百分之十想到拜望耶穌，想到和耶穌訴說自己的苦衷，并爲自己的罪，和別人的罪呼號寬赦的。

但是，十個人比了五百九十個？而且十個中七個是小孩子呢！他們還想着感謝初領聖體日所受的大恩典。

神父爲此覺得非常憂傷，他到這久已荒廢的會口，屈指已三年，那一天不在努力於本會口的復興？但依今天的成績看來，三年還是白白地空過去的呢。

主教派他担任這個會口，是叫他引歸這些一半叛離聖教的靈魂；但是他所能做的，都已做了，成績却談不到。

他很謙遜地自認沒有聖德；因此他願意向主教辭去這重任，並且求一個相當的補贖。

★

★

★

方才想着的主意，決意實行了。夜飯後，他正在預備離開這小村；忽然僕人送進一封信來，是滿斯得神父寄來的。滿神父是他的同窗契友，也和他受了同樣的使命，在一個離此二十餘里的小村裏任本堂，信中所談的，是他的會口復活的經過，他引用一句俗語開始：『萬事從小着手』。同樣的，要把冷淡的靈魂引入正路，也該得從小孩子的靈魂着手；果然因着兩年來的努力，小靈魂已上了正軌。所奇怪的，那些大靈魂却也會被小的吸引到同化的地步；，換一句說：會口的復活，全是因着成立童子聖體軍的緣故。

神父把來信反復地誦讀，終於把辭責的主意打消。第二天，他就叫到三個小孩，給他們講故事談笑；三個引來了六個，六個又邀到十二個；不幾天，神父就有了一羣親愛的小朋友。

軍人。  
從此，事情就好辦了；一個月後，本村也發現了第一隊聖體

★

★

★

光陰過的很快，第二年的四十小時顯供聖體禮又快到了！前  
一天，神父做完了彌撒，給管聖堂的修士說：「明天我們不必舉  
行供聖體禮了；因為，恐怕又像去年一般，耶穌孤獨地留在寶座  
上。」

一個十四歲的孩子聽到了這句話，心裏非常難過。——他叫羅  
般，是聖體軍的隊長——今天，只見他在學堂裏同小朋友們好似商  
量一件事；放了晚學，他立刻奔到堂裏，找神父說話。  
「好孩子，你要什麼？」神父一見了他就這樣問着。

「神父，聽說明天不顯供聖體，真的麼？」

「是的，因為，怕小耶穌又要孤獨地留在寶座上。」

「神父，一定不會的，你供好了，有人來拜聖體的。」

「誰來？」

「聖體軍人！」

「全體都來麼？」

「是的，我同他們說過了。」

「那末，要一天到晚不斷的呢？」

「一定的，我們都答應了的。」

神父很信任他的小朋友的話；於是，今年的四十小時顯供聖體，也和去年一般，鄭重地舉行了。

彌撒後，供了聖體，許多聖體軍人輪流着陪聖體。每半點鐘

換一班，一班到了，一班才退去。這樣直至黑夜，每人都輪到三次以上。神父注意那端跪在鋪着紅布的跪凳上的孩子，正似潔白可愛的天神，完全丟去了平日頑皮的模樣。呀！小耶穌找到好朋友了！

但是還有更好的事情哪！不只是小孩子來朝拜聖體呢！

原來昨天聖體軍在商量的時候，他們早已決定，不但聖體軍全體要朝拜小耶穌，另外聖體軍人的爸爸，媽媽，哥哥姊姊，合村的人都要來拜聖體。

第二天，聖體軍人誠懇地邀請他們的父母兄弟來拜聖體，他們果然也都來了！……

神父今天看見了從來不進堂的人；例如：類思的媽媽，她在兒子初領聖體的一天，竟然也不願望彌撒的，伯多祿的媽媽，



她聽見了彌撒前的鐘聲，就會顯出討厭的，還有那個推小車的德  
漠，他常常把聖事開玩笑的。

別的許多人，許多冷淡的靈魂，因着他們的兒子或甥姪，整  
天的留在堂裡等候他們去拜聖體；於是，也犧牲一刻鐘工夫，或  
者早一些結束他們的工作，一個個向着聖堂走去，進門以後，蘸  
一些聖水，劃了聖號，望着莊嚴華麗的聖體發光，不由不雙膝跪  
下，恭恭敬敬地叩了一個頭，同時信德和聖寵，也因着小孩子們  
復進了他們的心。他們本想留了一刻工夫就走的，現的祈禱，重  
在過了二刻三刻鐘還不願意走，有的要請神父聽神工了。

晚上，小堂裡已擠滿了教友，公念玫瑰經和聖母禱文後，神  
父就舉行聖體降福，他在聖體前流着感激的淚，心中正高呼着：  
「我的會口復活了！」



## 日爾納的初領聖體

體

可憐！常常得不到效果！

一天下午，日爾納到教問答的姆姆那裏去，眼圈子比平常更

紅

「你又哭了麼？日爾納，給我說罷，爲了甚麼事？」

「因爲，媽媽又拒絕我了……」

「可憐，但該當忍耐些，一面仍要不斷的祈禱。」

「是的，到底……」

「到底什麼？」

「假使你替我代求，媽媽一定要許的。」

果然不差，這樣或能見效。于是媽媽就立起，領了日爾納！

更好說日爾納領了她——向着距離很遠的聖西滿街走去。

到了屋門口，日爾納的媽媽在樓窗上早已望見了，立刻下樓開門歡迎。

「媽媽，晚安！」

「太太，晚安！你的日爾納叫我到這裡來。」

「很好，很好，我正要謝謝你的費心呢？」

「但是，太太，我有一件事要求你。」

「甚麼事？」

「你知道你的女兒還沒有初領聖體哩！」

「是的，因為我沒有允許她。」

「爲甚麼呢？……」

「因爲她太小呀！」

「但是，她已懂得要理了！」

「不，我知道她還是個小孩子。」

「是！太太，正爲了這樣，教皇下過一道上諭；他說：『孩子當越早越好初領聖體，所以祇要開了明悟，就能領聖體。按現代的學士証明，孩子最遲在七歲上開明悟了，爲此一到七歲，就能够初領聖體哩！現在，我們的日爾納不是九歲了麼？……』」

「哦……」

「太太，請你再想想，這是一件很重要的大事，天主加給豐滿聖寵的最大泉源……不要錯過這良好的機會呀！」

日爾納母親一些也沒有留心她的話，她咬緊着牙齒，正在找尋別的反抗理由；……後來找不出了，她就這樣說「不，女士，何論如何，日爾納不能初領聖體；因為，還沒有到時候哩！我從小是在姆姆身邊讀經的；但是，也到十九歲纔初領聖體；……吾雖然好久不上堂裡去了，但現在還沒有忘記許多好聽的聖歌。吾九歲的時候沒有初領聖體，吾的女兒當然也不能九歲初領聖體的；而且，小孩子初領聖體的那一天，多不端正，擾雜呼聞：我的女兒可不能那樣做。」

★

★

★

姆姆的要求，和日爾納的沒有甚麼分別，一樣是沒結果，到反給她搶白了一番；而且恐怕她再要說出更不好聽的話來，就此

早早告辭，垂着頭，退出去了。

她倆仍不失望；「爲天主而奮鬥，可以失望麼？」她心中想着：「所以最後勝利，定屬我們的；無論她如何固執，總要答應我們的。」

果然，她開始向日爾納的母親攻擊。她的兵卒，就是一隊聖體軍，每天領聖體，好像一棵一棵大砲彈，轟炸日爾納媽媽的固執城牆。

日爾納自己，也不斷地進攻，作爲內應；她的進攻，也不是用武力，倔強，爭論；相反，她竭力發顯她有志氣，溫和，聽命，——她也很願意當着媽媽做一些出奇的犧牲——自然不是驕傲！爲折服她母親的固執。但是，在一切方法之上，她加倍祈禱。求小耶穌，他是能變化最硬的心，媽媽的固執，爲他自然不難折服。

的。

說起日爾納的母親，她也不是絕對不允許日爾納初領聖體；不過，越是有人請求她，她越喜歡抗議。因為，她的脾氣如此。近來，她也覺得日爾納變了，又聽命，又溫和。她也當然更喜她。但是，對於初領聖體，口上仍是說一百個不字。昨天日爾納還聽見她說：

「我並沒有發瘋，我是很清楚，所以我說了『不』，到底是『不』；你們倘要硬做也好，我到底是『不贊成』。」

小耶穌假裝着聾子，沒有聽見日爾納的祈禱。

日爾納想着一個妙法，「寫一封信給小耶穌。」但是她試了幾次，總是怕給媽媽看見而不敢動筆；因為她媽媽無論看見她做什麼，都要仔細盤問的。



好機會到了！一天，日爾納的姨母瑪麗來了；她們姊妹倆滔滔不絕地說笑。日爾納利用這難得的機會，拿了一枝鉛筆，從課簿子上撕下了一張白紙，塞在袋裏，偷偷地出了屋子，奔到花園裡，揀定了一個媽媽房裏看不到的地方，跪在草地上，石櫟當作臺子，開始寫信了：

親愛的小耶穌：

我很願意同你結合，到底媽媽不許；我也懂明要理，我也知道領聖體的福氣；別人都已得着，我獨沒有。安納比我小一歲已經初領聖體了，瑪加利大只有七歲也初領聖體了。她們對我說：你很溫和，很可愛；另外喜歡小孩子，吾要常常愛慕你；並且你也要喜歡我。我不願意做大人，不知道那天可以初領聖體呀？……小耶穌，人的力量沒法了；只有你，是全能的，你可以叫媽媽許

我，我要初領聖體，越早越好。小耶穌，你收到這封信，可不要忘記我的苦禱了！

日爾納上，三王來朝瞻禮

次日早晨，她藏着這封信到學堂裡去，放飯學的時候，特地到堂裏，把這封信放在馬槽裏的小耶穌面前。

\*

\*

\*

兩個多月以後，春天到了！日爾納的學校裏有一個小小的亭子。假，六天工夫，女教員說要領她們到海濱去。

本堂神父在海濱有一個大花園：四週圍着很闊的水溝，可以玩小艇，還可以赤了腳捉些小魚或海蝦；右邊，一座整齊的，不會迷路的樹林。林子裡，還有木板造的小屋，樹上有很多雀巢。

野兔兒也有時常東竄西跳地不怕人：春天有梅子吃：秋天有栗子吃：學生們最歡喜的遊戲，就是在這林子裏捉迷藏。左邊，就是大海，每天可以洗一次海水浴，爲身子的康健，很有好處。

日爾納的母親，也久聞這花園的美名，很想叫日爾納去玩幾天；但是，日爾納說不能去。

「甚麼？你不能去麼？爲什麼？」

「因爲先生說我太小，太小……」

「不，日爾納，你不小了，我做母親知道的，我要給你先生說：你能照顧自己，不像一個小孩子。而且，你的臉這樣沒有血色，再不去吸些新鮮空氣，不要生病麼？」

★

★

★

「督！督！」日爾納的母親敲着女教員室的門。

「進來！」

她同日爾納進去了

「女士，我爲了日爾納的事來的；她給我說：學校裏有許多學生要到海濱去度春假，我看日爾納的面色何其灰白，想來新鮮的空氣，能够使她豐腴一些。」一方面，我在那六天中，也可以少忙一些；所以女士，日爾納也可以同她們一同去呀。」

女教員很慎重地聽着，忽然想起一件事，實在使她發笑。日爾納要初領聖體，她說她太小，現在要往海濱去旅行，却說她是不小了。她本來要用有趣的答詞回覆她；但女教員的心，極是溫和，不肯得罪任何人的，終于這樣地說：

「不差呀！太太，我也很願意她去；但是，你看，日爾納太

小：太小，她還沒有到初領聖體的年紀哪！

「所以，她不能去麼？……不過女士，你知道我那樣希望她去呀！我給你說：日爾納確實不算太小了，還有兩個月她就滿十歲了！而且，她十分懂得事情，一定不會鬧禍的。」

她又引証了許多事情，證明日爾納不像小孩子一般。

女教員已經看透日爾納母親的心，不答應她總是不罷休的。

「太太，如果你真的願意日爾納去的，先該認清這個條件；因為，我們是這樣分別大小的。」

「甚麼條件？」

「我們分別大小，不和你一般，我們本堂神父說過的：初領聖體的，都可以去，沒有初領聖體的，還太小哩！」

「那末，日爾納也要初領聖體麼？」

「是的，太太，這就是惟一的條件。」

初領聖體，到海濱去度春假；二種念頭，在日爾納的母親心中戰爭着。終於，過大的希望勝過一切固執！

「女士，我要謝謝你，隨便你罷！」日爾納可以初領聖體，她却已不小了。」

「我也多謝太太，日爾納一定可以和我們同到海濱去。」

★

★

★

日爾納于是懂得小耶穌並非假裝韓子，沒有聽見她的祈禱；只是故意要磨難她，使她初領聖體時，比別人更快樂。

## 聖召

——一千九百十八年，七月十八日——

我們隨着輜重隊，在泥濘的路上，跋涉了六小時；傍晚，才到了××地。

大礮不斷的向着 *Guis card* 琪斯加城轟擊。

★

★

★

十九日：早上接見了幾個多事的鄉下人；許多小孩子擠滿了街道。我急急跑到堂裏去；本堂神父好像不願意離開那裏。

「這是個古怪人。」幾個人都對我這樣說。

獻

奉

二十一日：我見了本堂神父，我給他說了我的姓名和臨時職務。吾說：吾是安免勒熱利 *Emile Gely* 人，第十傷兵醫院的看護主任；本來的地位是鄧縣小修院修士。我又說：特地來此，是爲給他天天輔彌撒的。

\*

\*

\*

\*

\*

\*

二十五日：叫集了七八個鄉下小孩——都瘦得皮包骨頭似的——我就給他們講要理。後來得到了本堂神父的同意，我報告他們：在兩個主日以後，假如他們有志氣，都可以初領聖體。

\*

\*

\*



八月九日：昨天主日，八個較大的小孩子初領聖體了。這慶辰過的很平常，堂裏沒有掛彩，沒有鋪地毯，也沒有點大蠟燭，更沒有豐盛的午膳，和美麗的衣服；幾個聖體軍的母親，也到堂參禮，還有幾個老人也領了聖體；耶穌也該當歡喜的了。

★

★

★

十日：早上，本堂神父到堂裏去，看見馬賽 Marcel — 孩子中最活潑的一個——已在堂裏了：

「很好，你今天又來了！」

「是的，神父，我又來望彌撒。」

「你不願意領聖體麼？」

「神父，我不敢領了！」

「不，不，爲甚麼？……你一定可以得的，你昨天犯過了罪沒有？」

「不是的，神父，我並沒有犯罪；不過，你想我再可以領聖體麼？」

「一定的，天天可以領聖體；我要預備一個麵餅爲你。」神父進了更衣所，巨斯得 Gustave，藍乃 René，伯多祿 Pierre，格來 孟 Clement 魚貫而入。

馬賽引他們到最近聖體欄杆的跪凳上，向每一個詢問：

「藍乃你昨天犯過罪麼？」「沒有。」

「所以你今天再可以領聖體，本堂神父說的。」

「你呢？巨斯得？」「我也沒有犯過。」

「那末，你也能夠能領聖體。」

領了聖體。

「你們呢？伯多祿？……格來孟？……」——「沒有！……沒有！」

「很好！你們都可以領聖體。」

馬賽就奔到更衣所內給神父說：

「神父，再預備四個麵餅，爲我的朋友們。」

於是，馬賽，藍乃，伯多祿，巨斯得，格來孟，在今天早上

★

★

★

八月十八：馬賽近來天天領聖體，藍乃，伯多祿，巨斯得，有時也來領，格來孟却已棄權了！

★

★

★

十九日：昨天，我去吃中飯的時候，在路上遇着馬賽，他就給我這樣說：

「安修士，爲做神父，要讀幾年書？」

「那是不一定的；但是譬如爲你，至少要十多年。」

「好長遠呀！而且，真的：還要費去許多錢哩！」

「不，馬賽，尤其緊要的，是要有志氣；但是，好耶穌決不會，不賞賜給一個像你這樣，天天領聖體的小孩子的。」我們分別了，馬賽好像還在深深地思慮着。

「好耶穌！請你在馬賽心中不定的工作吧！」

\*

\*

\*

九月十日：前天起，紅十字會在傷兵醫院門首，招貼着請夜

問到前線去搬運傷兵的告白；直到現在，我還不敢把我的名字呈報他們；因為又有十二個孩子，等着我天天去給他們講要理。但是，今天我不得不去報名！爲立個表樣。昨晚，不是多默生 Thomsin 也報了名麼？……

今天晚上，我還在此地麼？……不，吾天主 吾不能去，等吾聖了神父以後！……但是，假使你的聖意如此，我也情願犧牲神品的榮位；不差，雖然如此！……但馬賽的神品……

（安免勒修士的日記，至此爲止。）

★

★

★

十五天以後，早晨五點鐘光景，開到了一輛紅十字會的大卡車，救護員輕輕地把車上的傷兵，一個一個抬了下來。隊長灣着

腰，細細地察看每個傷兵身上掛着的紅色紙條——這是前綫軍醫，爲註明他們病況而寫的——

忽然，他的臉變白了；誰？……安免勒！躺在一只滿染血跡的布榻上，可憐的安免勒！這一定是他，因爲他的頭髮是紫銅色的；他側着頭，好似安穩地睡着一般；右手，緊握着苦像，可知他受傷後，還竭力從衣袋內掏出他的寶貝。

紅色的紙條上是這般寫着：

「兩腿被礮彈炸斷，下腹也受重傷。」

他這樣躺着，半些沒有生氣，恐怕幾分鐘之後就要……！

可憐的少年！一個很溫和的青年！

「抬了去吧！快快請醫生！」

\*

\*

\*

醫生到來，施用手術；但受傷過重，沒法挽救了，就這一天的夜間，安免勒脫離開了苦世，升向天主懷中去了。

★

★

★

本堂神父早已預料到一切，他得到紅十字會的同意，安葬這位修士在聖堂右邊的聖墓地裡，緊靠這彌撒間的牆腳，爲使他越近聖體龕子越好。

他安息在那裏已經八天了，村上的小孩們，每天在堂以前，到他墓上去祈禱片刻，或是放些小白花一類的東西；因爲是他，教給了他們愛慕耶穌的。

★

★

★

十月初頭的一個早晨，本堂神父在信箱內得到一封從郊縣，來的信：

一千九百十八年十月一日寄自聖藍全山村。

本堂神父台鑒：

敬啟者，婢是安免勒熱肋的母親。十日前，你報告我他的死耗；請你恕我沒有立刻回覆你。婢是一個可憐的鄉下婦人，現在我受到的痛苦是很重大！我只有這一個兒子，天主却收了他，婢祇有服從他的聖意；但是，這事却很難當呀！

神父爲我兒子料理一切；費了不少心，這是我欲向神父大人感謝的。安免勒遇到了神父，真是他莫大的榮幸。

神父加給我們這樣的大恩，不知欲什麼報答才是？我現在想到一個小法子；就是想獻給神父一幅聖體布，一面也爲紀念我



的兒子。

婢從前也做過花邊的，如今，從櫥裏找出了舊器具，開始工作。這是爲我很好的一個安慰——

《修飾一個聖體欄杆，這聖體欄杆，是婢的兒子時常跪着領聖體的。》

我很喜歡爲你的會口祈禱，尤其謝好天主，爲補充我兒子的缺位，他揀選了一個好孩子馬賽——安免勒在信中說起過的——因爲安免勒說他已經認識了天國的正路。這樣，就可以減輕一些我的苦楚。

本堂神父，末了，還請你寄下你的聖體欄杆長度和寬闊，使婢可以早些完工。

好神父，不要推却婢對於好耶穌的一點誠意。

罪婢熱肋寡婦謹上。

★

★

★

不多幾天以後，本堂神父接到了一幅潔白的麻紗聖體布，四週鑲着四寸寬闊的花邊，織出的花紋，是一只一只聖爵，包圍在荊棘茨中間。

「一幅最美麗不過的聖體布！」

★

★

★

安免勸死了以後，本堂神父只得親自巡行全村，叫老婆婆從矮屋子裡出來，一個個的慰問了她們；又分給老伯伯一點旱煙，井再三再四的給他們說明了彌撒的鐘點；末了，就去召集那些遊

閒的孩子；坐在一堆沙袋的後面，給他們講要理。

說起安免勒，他仍是繼續着做他的宗徒事業；不過他是在天上而已。

現在，每天早上，領聖體的時候，可以看見許多出毛的老人手，縐皮的老婦手，和白嫩的孩子手；都擱在雪白的聖體布上。

——熱心太太送來的聖體布上。

\*

\*

\*

這是七年之後，秋陽慢慢地向着萬來 valley 的西山落下去，黑暗已經侵佔了洛下 Loire 山谷；梅家山峯，還有閃閃的反光；包利加 Polignec 城的瞭望台，蠢地豎立着，牠那橙黃色的石塊，被夕陽照得像赤金一般。

安免勒的母親，在牧場上念玫瑰經，一面看守着她的牛。

每天晚間，在返家之前，她總要到牧場北面的高石堆上，坐着遙望那縣城——城中的紅屋頂，隱隱地顯出在高乃Cornuile大巖石下面。

她好像望見了：羅瑪式古堂頂上的聖母像；在這堂內，她的兒子天天望彌撒的。

她嘆了一口氣說：

「童貞瑪利亞！我的兒子到你身邊已經七年了；在他很小的時候，我已把他獻給了你，并希望你賞賜他成功司鐸；而且賞賜我能够親見他住在山裏的神父住宅內。

你却不願意這樣；雖然，這犧牲，爲我是何等有價值的喲！今天，我再求你，求你把我沒有得到的光榮，賞給另一個母

親吧！

我的兒子要送的許多聖體，：叫別一位送了罷！

請你賞給我們本地，許多有聖德的司鐸！——

夜上淡霧，從河中水面升起來了，不一刻，遮滿了平原上的一切，號角的聲音，在大路上響着；歸家的時候到了！

熱肋寡婦，纔走到屋門口；隔壁住的一位老太太，授給她一封信。

「半點鐘前送來的。」老太太這樣解釋給她聽。

她看了看信封，說道：「這是亞來盎寄來的；謝謝你，老太太。」

她知道亞來盎沒有認識她的人，而且七年工夫，沒有接到過信。她已經想：世界上，不會再有人給他寫信的了！

進了房門，懷疑地拆開了信封。

「太太：

恐怕你還記得馬賽麼？他是你兒子在大戰時培植的孩子——就在他信裏說起的一個——你沒有忘記你給本堂神父說的：你很願意他代你兒子的位麼？那末，我很喜歡地報告你，你的希望開始成功事實了；因為，明天我要進亞來盎的大修院。

爲使我勇往直前，做成功司鐸；我時常想起你兒子的神火，另外對於聖體的熱愛，和他最光榮的犧牲。

許我告訴你麼？太太，因着他——也有一些因着你——我們的會口，變成了愛慕聖體的會口。老實說：在大戰以前，雖是復活瞻禮，也不過十幾個人領聖體。現在每主日總有一百個人領聖體。本堂神父也創辦了童子聖體軍，每天，就有四十多個男女小

孩，跪在聖體欄杆旁。

教友的思想變化了，靈魂上也非常快活，他們的心也寬大的多了。

我的兩個同學已進了小修院，其餘的正在預備進去。因了你的兒子，你得到不少光榮，我們這裏尊敬他，好像聖人一般！

我現在可以算算時日麼？太太，幾年之後，你一定很願意到這裡來，跪在你兒子的墳上，望我的第一台彌撒，和領受我的第一次降福，好像你的親生兒子一樣——啊！吾是配不上的呢！因為天主早已把他藏在天堂上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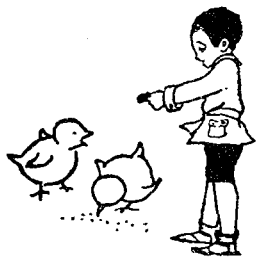
一千九百廿五年九月九日馬賽謹上

★

★

★

熱肋太太放下了信，拿起布裙角擦了一擦眼睛，向着衣櫥走去，打開了櫥門，拿出一個緊緊扎好的包裹，裡面藏着一件沒有做定的花邊長白衣，是爲她的兒子做的；現在，她決定做完牠，爲這個馬賽了；她相信：他是天主特選的她兒子的替身。





## 克服了爸爸

當時，加若翰神父巡閱一個久已荒蕪的會口；家主婦們，都站在屋門口驚奇地看着他；幾個胆大些的孩子，却走到路中，向他呆呆地望；幾個更小的孩子，怕的躲在母親的布裙裡，不敢作聲。

你想，一個會口，已八年沒有神父到了，成什麼光景？！

神父第一件做的事，就是在堂門上標明主日彌撒的鐘點；但是可惜，那張佈告，竟然和電箱室門上寫的「禁止入內，性命危險」一樣效驗。

他于是想邀集幾個孩子，給他們講講要理！

十多個兒童——當然是以前敢走到路上來看他的——願意來了。  
神父就開始這第一步計劃：

「祺德，天主有幾個？」

「不知道。」

「皮若，你知道嗎？」

「神父，你說幾個，我也說幾個。」

「那麼，裴克？……」

裴克屈指計算着：「因罷德肋，一個；及費略，二個；及斯  
彼利多，三個；名者亞孟，四個。」

這正是造成英雄的亂世！

+

★

★

本堂神父費了一個月的辛苦；現在至少有六七個小靈魂，誠切地喜歡聽他講要理。神父不忘記在新發長的花卉上灌水；因此小耶穌的愛情，深深地侵入他們的心中。

尤其我們當注意一個叫做若瑟的小孩子，同學贈他一個綽號叫「珍珠米」，因為他白瘦的臉，壓在一頭美麗的黃金髮下，而且他溫柔和順的品行，正似「珍珠米」一般可口。

他在回答問題的時候，顯出不凡的聰明；但是，神父覺察他眼睛中，似于有憂傷的樣子。

他們初領聖體的日期快到了。神父早已給他們講了耶穌何等愛人，尤其愛慕小孩子；在加利肋亞的時候，就天天同小孩子們做朋友，一同遊戲。他會責斥不許小孩子到他跟前去的宗徒。他喜歡醫治小孩的病，他最喜歡小孩子跟隨他，他願意柔弱的孩

子，變成剛強，早些做他的勇兵；所以他從天降下，隱身在麵餅裡，做人的糧食……

小若瑟緊緊地記牢這些話。

現在，已經是第一次行告解的時候了。這是一個黃金色的傍晚，若瑟却讓他的同學先辦；末了他跪在神父跟前，告明了罪，神父爲他念了赦罪經以後，再加幾句最後的訓言，教他好好地預備自己的靈魂，修飾成一座美麗的小宮殿，爲歡迎明天要降來的小耶穌……不料若瑟聽了這些話，竟嗚咽哭起來了，神父奇怪地問他說：

「你有什麼傷心事，好孩子，爲什麼哭？」

「因爲……我不能初領聖體。」

「什麼？你一定可以，你沒有告明罪麼？」

「不，神父，因為爸爸不許。」

「真的不許麼？他怎樣說的？」

「他說：假使我初領聖體，要殺死我。」

「他騙你！」

「不是的，神父，真的，你沒有知道他的脾氣呢？」

「你媽媽的意思怎樣？」

「她是很願意我初領聖體的。」

「那麼，你自己願意麼？」

「神父呀！我再願意沒有了。」

「這樣很好，你去叫你媽媽來，我要同她談話。」

若瑟的媽媽立刻同了她兒子走進神父的住宅，神父已經在會

客室內等候着。

麼？

「太太，你的兒子真的不能初領聖體嗎？」

「真的，神父，請你可憐我！」

「是的，我已知道他爸爸不許；但是，或者你能有什麼沒子

麼？」  
「實在沒有法子，神父。」

「那麼，請你給我說：爲什麼緣故，他爸爸反對他初領聖體呢？」

「呀，神父，說來真傷心哩！吾丈夫本來不是個沒有信德的教友，自小就在神父辦的學校裡念書，我們的婚配，也完全照聖教規矩，在堂裡舉行的；但是近幾年來，自從他進了工廠，交錯了朋友，常同幾個密密教徒來往，後來他竟然也去參與他們的密會：，還有不幸的事哩！吾們的第一個兒子，在初領聖體的那一

天——當然是因為我竭力的要求——生病了；醫生說是劇烈的肺炎。八天之後，竟和吾們永別了。吾知道這是天主的聖意，叫他早脫世苦，升天享福；但是他爸爸最愛這孩子不過，他失望傷痛，好似瘋狂一般，發了重誓，永遠不再准許他的孩子初領了。」

「那一定是他因為傷心過度而說的，太太，他終究要後悔的哩！」

「神父，可惜不像你所說一般，我差不多每天得到相反的證據。」

「但是至少你不反對這孩子初領聖體麼？」

「我如何會反對……」

「至於孩子，他只有一個願望，同他的小朋友們一起初領聖體。」

神父就彎了身子向若瑟說：

「小若瑟，不是你願意明天初領聖體麼？」

「是，神父。」

「雖然爸爸不許，你也要初領聖體嗎？」

小孩子望了望媽媽的臉，忽然堅決地說：

「是，神父，我也要去初領聖體，雖然爸爸不許！」

「到底，如果他重重地打你，甚至要殺死你，怎樣？」

「噢，這樣更好，吾可以升天堂了！」

回家以後，媽媽和他預備明天初領聖體。

★

★

★

初領聖體那天的早上，彌撒中，母子兩人，很快樂地領了耶



到心中。爸爸却一些不知道。『那麼，這件事恐怕不妥當麼？』或者不該這樣做的？『如果告訴他，他是不容論理的，』不告訴他，豈能永久瞞過他；而且，萬一給他知道了，不是更叫他狂怒麼？『一母親的心中，生了一個不可理解的亂結。末了，她決定告訴他，但不是今天或明天，因為她怕若瑟，看見爸爸怒不可當面的容；她願意若瑟不在家的一天，而且乘着丈夫快樂的時候，告他訴。』

當天，小若瑟第一次嘗着天上的神糧，快樂得忘了一切。

回到家裡，他很快地跳進了爸爸的房裡，用手抱着爸爸的頭頸，很熱烈的吻了一吻。這是照例天天早上如此的，所以他爸爸沒有覺得稀奇。但是，他這一吻，比平日更覺甜蜜，所以他爸爸心中更親熱小若瑟。

乖巧的小孩子，望着爸爸微笑的臉，用他爸爸以爲最可愛的聲調，宣佈出一件說不盡快樂的事：

「爸爸，我告訴你一樁好新聞，我今早初領聖體了！」

爸爸起初覺得血管似乎要爆裂一般；但是似乎有一股力量壓住他，就向妻子看了一眼，轉向小若瑟問說：

「小若瑟，是你願意這樣的麼？你自己一個人麼？」

「是的，爸爸，我自己要的。」

聖寵的力量已感化了爸爸；他聽了這句話，非但不發怒，還抱了他兒子，親愛對他說：「小若瑟，你做的不差！」

# 正誤表

57	57	47	21	19	8	8	3	2	頁
8	7	8	5	6	11	8	10	7	行

誤	拿到親自	個	我也	一神	聖像	madagascar	育育	孩子們	現的祈禱，重在
---	------	---	----	----	----	------------	----	-----	---------

正	親自拿到	那個	我們也	神	聖像．	madagascar	育育	孩子們的祈禱，重	現在
---	------	----	-----	---	-----	------------	----	----------	----

91 90 90 83 77 74 74 74 74 71 63 62

3 8 8 9 4 6 5 5 5 4 6 2

說  
一 棵 一 棵  
Guiscard  
Gustarre  
René  
Piéne  
Clement  
Thomassin  
蠢地  
因 罷 德 肋  
及 費 略  
侵

說：  
一 顆 一 顆  
Guiscard  
Guatave  
René  
Pierre  
Clément  
Thomassin  
蠢 愚 地  
因 罷 德 肋  
及 費 略  
浸



# 童子聖體軍要略

張希斌編

一九三二年十二月第三版發行

聖體軍的名字，已到處能夠聽到了；實行組織的，也已很普遍了。到底童子聖體軍要略的需要，並不減少。因為祇聞其名，不明究竟的人士，尙還很多。

這本小冊子，為研究或關心聖體軍和公教學生們是必讀的；為要明瞭聖體軍大概的人士，也是唯一的參考品。本書的文字很淺易，分段很醒目，雖是小小的一冊；却已把聖體軍有關的一切完全介紹了。

內容大概如下：——

- |       |        |
|-------|--------|
| 1. 性質 | 6. 設辦  |
| 2. 宗旨 | 7. 組織  |
| 3. 規律 | 8. 典禮  |
| 4. 教練 | 9. 軍歌  |
| 5. 資格 | 10. 結語 |

一九三二年教宗擢升聖體軍為聯合宗會的詔書，也已刊載在第三版的卷首了！

在數年內，得三版印行 10500 本，也足見本書需要的殷切了。

每本價六分

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啟

---

---

張希斌譯 小宗徒 再版本

- 文字兒童化，再版本 又改淺了不少。
- 裝訂藝術化，再版本 益加新奇精麗。
- 價值普遍化，再版本 再減低了許多。

這本是電影小說，取材精辟，編輯活潑，最合學生理，已使不知多少讀者，手舞足蹈，額手歡呼；也使不知多少讀者，咨嗟浩歎，傾流同情的淚兒。

初版譯本，早已售罄，此次再版，又得原譯者，將文字盡力改成平易，清淺：使低年級的小學生，也得一嘗美味。印刷方面，本已精美異常，再版本的封面，顏色，紙張：益加精突妍麗。圖畫方面，除保存原有照片十六張外，又插入十數幅小畫。

總之，不論在內容方面，形式方面：使小讀者都能意想不到地滿意。念過小徒初版者，也應人手一冊。

價值不但不增加，反而減低了不少，這也是創見的。

售價：每本一角六分，每十本一元二角。

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啟

---

---

## 遺書一束

！生學小！友朋小是  
！物讀好良的人軍體聖

本書是敘述一個八歲兒童的故事，他是一個活潑愉快的兒童，自從初領聖體以後，熱心勇敢更加出衆，做領聖體聯盟會的書記，（像現在聖體軍的隊長）同一位神父通信，所說的遺書，就是他寫給這位神父的信。他在信中，述說自己一總的事情：日常的生活，有趣的遊戲，好新聞；自己的過失，心底的秘密，也完全和盤托出，他的父親，是個無神派，不相信天主的掛名教友，他爲他所求，爲他領聖體，爲他吃苦，有時也用幾句好言規勸他，真和現在聖體軍的精神一般。末來他爲他父親改過而犧牲性命。這些遺書，因爲是他親手寫的，所以爲兒童們更覺有趣可貴，篇後又附上吾主的聖意和教皇的意願，例舉吾主和教皇愛慕兒童的言行，正是小朋友，小學生，聖體軍人們不可不看的一本書！

售價每本一角二分 十本一元

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啓

# 花鳥曲

張孝松 著

演歌·

本書是個公教青年修士底翹作·輯集着：新詩·兒歌，表

來！公教小朋友們！來讀「花鳥曲」！來玩味蜜甜的歌意  
！它比牛奶糖還甜呵！

來！愛讀新詩的公教青年們！你們嫌近年來文壇上詩歌太  
沉寂麼！來讀「花鳥曲」！來讀吾們自己的公教作品！

來！沉醉在葡萄酒杯中，慣讀吟風弄月，風流作品的公教  
青年們！快醒悟吧！回轉頭來！來讀「花鳥曲」！浸沉在爲你們  
傾流的聖血中！

來！逗留於鬼文學道上的公教青年們！拋了你們久已懷抱  
的詩韻合璧！來讀「花鳥曲」！來加入到公教新文學底戰線上  
來！勿做個時代純正文藝底落伍者

上海徐家匯土山灣印書館啓



驚奇的

空前的



大新聞

國王叫化

本書  
敘述

新發明

新人生夢

北鏡  
暗不

好看來

孩軍奶版

精畫  
繪圖

好滋味

夏天冰淇淋

清涼  
筆畫

欲知個中情形，且讀張孝松譯的《樂國之王》分解！

# 化 感

張孝松譯

這是一本充滿着眼淚，愛情的長篇小說。原文已是曲曲折折，耐人尋味；譯者却還不满意。他把合中國孩兒心理爲目標，把它增刪了不少；內容更其引人入勝了！

## 小軍人

假如你對於聖體軍還是？？？

本書要：！：地告知你。

假如你對於聖體軍已是：：：：：？

本書要：：：：：：地告知你。

# 耶穌的回音

張登儀編譯

本書是從法國馬爾東司鐸所著的奧斯地亞的發光裡一書內選譯的。馬爾東司鐸在公教文壇上早已馳名；本書所選譯的六篇小說，更是他短篇小說中的菁華：取材新奇，寓意深長，描寫活潑；把聖體軍應有的精神，當改的毛病，用有趣的故事，兒童的口吻，生動的文字，發揮無遺！引軍人前進於不知不覺之間。

所選的六篇是：

鳥兒們的聖誕  
一個比例  
擺鐘之前

耶穌的回音  
該當起身了  
猜謎

以上每篇，都含有極佳的教訓，深妙的寓意；譯者爲使小讀者容易明瞭起見，特於每篇後，加以幾句說明，解釋篇中的教訓或寓意，並指以實行的方法。真是一本有趣而有益的兒童讀物！

印刷方面，當教非常精美；每篇中還附以適宜的插畫，玲瓏的小圖畫，美觀非常。

現正在趕緊排印中，不久可以出版，和讀者相見！

上海土山灣印書館啟

NO. 9006

聖體軍小叢書

Pour l'Hostie

auctore: V. Marmolton, s. j.

transtore: Fr. Augusto Tseu

上海教區惠主教准

書名 原著 譯者 印行 初版

奉獻

法國馬爾東

周濬良

徐家匯  
土山灣印書館

一九三四年  
十一月十日

00355

77

12215

(2)



9006



9006